







■ 蘇 怡嘉

我是一個很普通的大四生，

非常普通的一個人，  
沒有什麼特別的嗜好，特別的熱情，  
其實我不特別喜歡運動，  
更對大自然的活動沒什麼興趣，  
簡言，我是個無聊的人，  
最大的興趣是在家中窩著睡覺。  
這樣的我，其實對於我們的畢業展，  
一開始真是充滿整個宇宙的哀傷。



# 我/小 革命

從開始討論上山行程，  
我就從沒覺得我有可能完成它，  
畢竟，我是個這麼沒有幹勁的人。

這個計畫的結束，對我來說其實意義非凡。

我的生命中，幾乎從來沒有為某件事傾盡全心，  
進入了內本鹿，而後再離開它，很難說明自己究竟  
得到了什麼，可是就是一種感覺，你知道你心裡有  
些部分被改變了，而且是那些從沒預期會被改變的  
那些，就這樣輕易的被瓦解了。如同我在開始的時  
候排斥大自然，甚至沒有喜歡過原住民文化，最後  
竟在離開的前夕感到非常不捨。

這件革命之於我的心得，我能夠想到的真的只有「  
做」這個字，有些事情，或說念頭，有一天閃過你  
的心中時，或許會讓你感到荒謬，但是試著去抓住  
它，甚至試著去實踐，或許它能真的能帶你走得更  
遠，更深，說來老套，但對我來說，這樣的感觸是  
再真實不過的。

2011  
內本鹿日記

Days

in

Pasnanavan

4/ 5 

23:13

明日即將上山，  
結果仍是充滿抱怨，

對嚮導，  
對奇怪的阿姨。  
現在還是不懂當初怎會妥協，也許是真的走投無路了吧。

唉。

希望明天後天的行程順利。

4/ 6



今天我們睡在河邊，沒有帳篷，完全野生的狀態，很累，很怕。

---

2011  
內本鹿日記

Days  
in  
Pasnanavan

4/ 5 

23:13

明日即將上山，  
結果仍是充滿抱怨，

對嚮導，  
對奇怪的阿姨。  
現在還是不懂當初怎會妥協，也許是真的走投無路了吧。

唉。

希望明天後天的行程順利。

4/ 6



今天我們睡在河邊，沒有帳篷，完全野生的狀態，很累，很怕。

2011  
內本鹿日記

Days

in

Pasnanavan

4/ 8



23:58

結果怕得要死的登山之旅就這樣畫上句號。

這三天我不停地想逃離回台北，  
但總在分離的時刻感到空虛，  
或許我的人生也是這樣的空乏。  
我總不能盡心去體會某些事物，  
縱使當下的我是如此的被這些美麗的景象震撼。

下山前喝得醉茫茫，我一度有點感到地幾乎沒法說話，但現在突然覺得有點後悔，好像我從來沒有認真的去嚮往美麗的事物，就算生活在台北這樣的城市也沒有抱怨，得過且過的心態讓我好慚愧。

我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勇氣登山，  
但我真心祈禱能再次有機會來到這迷人又快樂的地方。

2011  
內本鹿日記

Days

in

Pasnanavan

4/ 9 

09:03

這些事情不寫，我想我很快就會遺忘，如同我現在早已遺失部分的自己在山中。

我從來沒有真正的喜歡關於原住民的任何議題，在W說出我們都充滿了偏見時，我甚至還覺得不以為然，現在回想起來，真是對以往的自己感到羞愧呀。

在山中的日子，真的是我從來沒想過的平靜，並且不斷撞見從來沒嚮往過的台灣，然後不斷回想過往的自己，總是拒自然景點於千里外的自己，為何錯過這麼多？為何錯過這麼多仍不感到遺憾？我生活在一個冰冷的城市，總是下著令人不舒服的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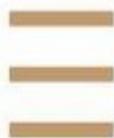
想起下著雨卻可以見到陽光的內本鹿，我總覺得自己的靈魂已經停留在那裏了。

拉虎的無奈，還有Bion的無奈，突然覺得自己身為一個台灣人，或說閩南人，卻像是沒有根一樣的人，一直稱呼這趟旅行為布農少年的尋根之旅，那到底我們的根呢？其實應該無奈的是我吧。

回程在村子裡四處作客，看著大家拿吉他隨興的唱歌合音喝酒，難以想像有個地方的人們，是這麼悠閒又自在的生活著，好像是貼著整個大地的呼吸一般。想到曾經與死亡這麼的接近，或許就算掉落山谷，也能被山神輕輕接住吧。

常常有幾個時刻我想要流淚，從懼怕，到感動，到不捨得離開，到底我離開這個山谷後有沒有機會再回來？我想我生活在城市中，也有大把機會不斷跌倒，但離開音樂，離開泥土，我還能夠堅強站起來嗎？

謝謝台東這塊土地。



# 革命是什麼？

革命這個詞聽來很遙遠，在接觸到「大學小革命」計畫時便有此感，這是個充滿距離感的詞彙，也因此在一開始規劃上山行程時，我並無把自己當成一個在「實踐革命」的人。

而後隨著內木鹿之旅結束，回到平常最熟悉的生活空間時，才赫然驚覺，啊，原來我真的進行了革命嗎？

必須說，在內本鹿的生活是回歸最基本的樣貌，我們行進，搭建蔽雨的落腳處，尋找水源用以煮食，甚至免去了洗澡換衣，一個都市人沒有辦法想像，就算想像也都是不著邊際的原始生活。在最一般的情況下，對於登山的想法，可能是「登山好累，我可能沒辦法。」又或者「我討厭登山，因為我很怕蟲！」但是對我們的經驗而言，上述兩種情況並不成立，原因在於我們幾乎隨時都走在(或住在)可能危及生命的場域，沒有機會讓人感到疲憊或者對於昆蟲大驚小怪，腦中可以思考的只有「要怎麼小心行路才不至於掉到山谷下」，這當然是個可怕的經驗，但同時，也是個令人會不斷回想的經驗。

所以可以這樣說，我認為「小革命」的精神可能在於去做一個事情，不論有多小，小的像是登山這樣的計畫，最終它仍是對實踐的人造成程度不一的衝擊，這是無可厚非的，而這樣的衝擊，我認為就是勇敢去實踐，然後它贈與你的回饋，是用什麼都換不來的回饋。



